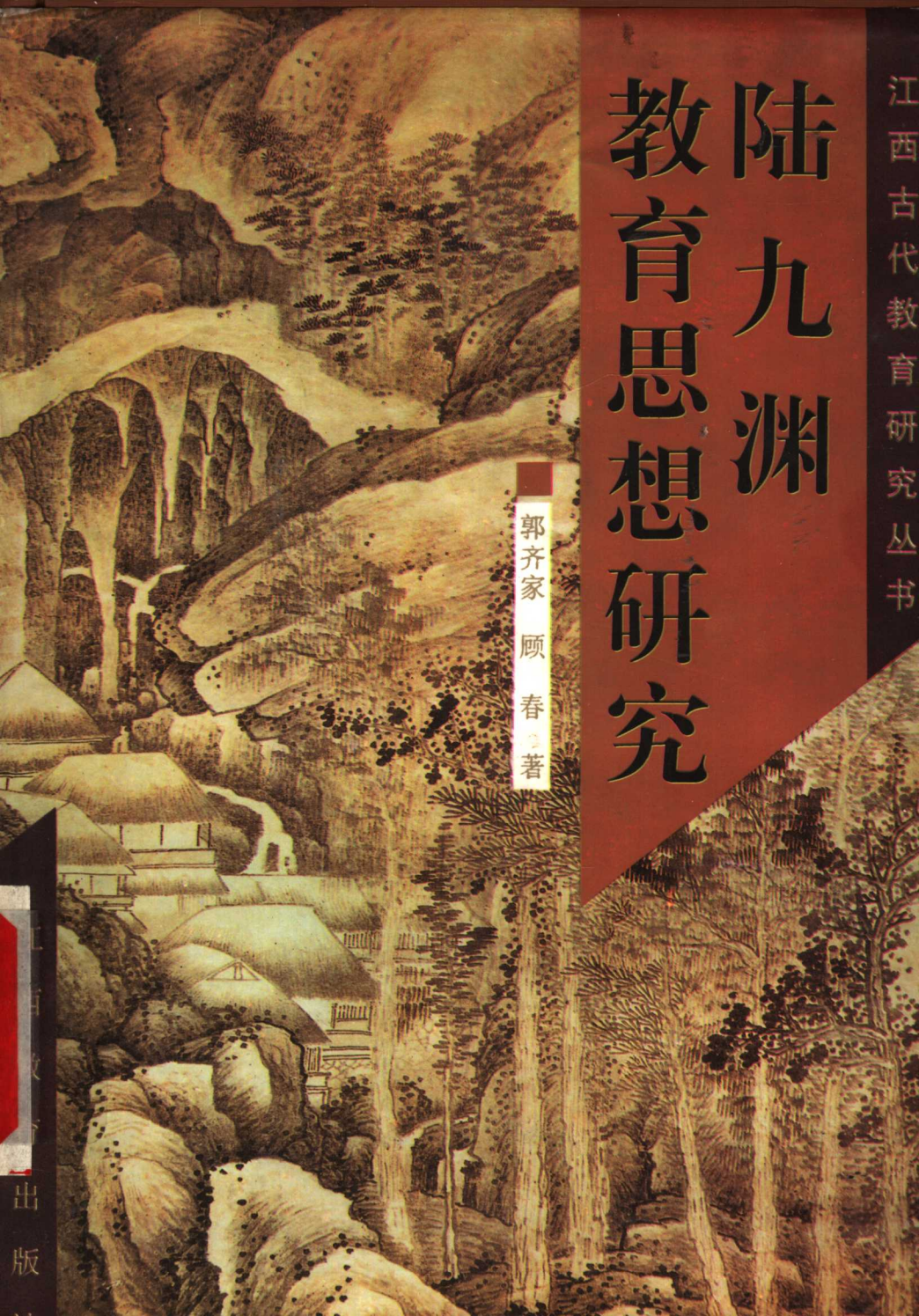


江西古代教育研究丛书

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

郭齐家 顾春 著



出版

G40-00244/1

江西古代教育研究丛书

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

郭齐家 顾春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书 名: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
作 者:郭齐家 顾 春
出 版: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8号)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青云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1.75
字 数:28千
版 次: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0.20元
书 号:ISBN7—5392—2623—4/G·2585

邮政编码:330003

(赣教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八百年前的今天,本书的“主人公”、一代思想巨子陆九渊先生带着“亦自然”的视死如归的心情,挟着“人之生也本直,岂不快哉,岂不乐哉”的冲天豪气离开了人世间。

八百年后的今天,陆九渊坟头上的拱木早已不知所在,但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至今却依然引起我们的深思。

陆九渊曾说:“建安亦无朱晦翁,青田亦无陆子静”,“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是啊,没有朱陆,历史还是遵循着它自身的轨迹转过了八百个年轮,不以朱陆,以任何人的意志而增损,而改变。但是,当我们回首这八百年的思相历程,特别是前五百年的思想历程时,我们却不时地感受到陆九渊的影子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一句“朱陆合流会归”,融汇着朱陆两家合而分、分而合,旧瓶盛新酒、新瓶盛旧酒的丰富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朱陆身后的五百年的哲学思想史、伦理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就是一部朱陆学说相推相荡、有分有合的历史。而这,正是我们在八百年后的今天,仍要重新探讨朱陆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像中国古代的许多教育家一样,陆九渊既是教育家,又是哲学家、思想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感受到了作为思想家的陆九渊的思想魅力和人格魅力所在。陆九渊不像某些文学家,往往用理论、用理想来规范现实生活,过多关注个体人生和自我幸福,从

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充满了对人生无常、生离死别的感喟叹惋,而是立足现实生活,通过现实生活来促进改良和理想社会的实现。如果说,李白得意时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和失意时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豪放的“大江东去”,豁达中寓悲凉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和“也无风雨也无晴”,屡遭贬迁,迷惘彷徨时的“归去来兮,我归何处”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家尤其是诗人特别关注自我人生的典型性格的话,那么,陆九渊则在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强敌环伺的严峻形势下,将国家和民族命运与自我责任紧密联系起来,以天下为己任,以一种舍我其谁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忧国忧民,关心时事,努力探索实现民族振兴的理论之路,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和巨大热忱,表现了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表现了对“为天立心,为生民立命”、“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和人的道德生命、理性生命的执着追求,表现了在新形势下探索重建儒家教育理论大厦的理论勇气,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思想家的典型性格,表现了巨大的人格魅力。今天,当我们重新读其书,想其为人时,还依然为之感动。

鉴古以知今,无古不成今,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现实。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教育遗产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中国古代教育家非常重视教育的“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社会功能,对教育在敦厚民风,纯化风俗,提高全民族的道德风尚等方面的作用寄予厚望;重视将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紧密结合起来;重视发挥儿童的主体意识,将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于培养既能符合当时社会要求,又能和谐发展,享受人生之乐的人;重视“公民教育”,学生的养成教育和基本素质教育,并制定了一整套可供遵循的道德规范;重视“学不躐等”的教育程序和教育

方法,使之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重视在道德教育中培养知情意信行诸品德要素协同并进,内外合一的对社会道德真诚服膺的“君子”等。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这些可贵理论探索,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教育活动的某些基本规律,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对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一个设想,想发动全国的学者对自古以来曾经在江西这块土地上出生成长或长期辛勤工作,曾对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和教育理论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教育家展开系统研究。这个设想是有远见的。本书就是响应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号召写出来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江西教育出版社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写作上肯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恳请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著者

1993年1月18日(陆九渊

逝世800周年)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生平和教育实践活动	(1)
第一节 “驱虎豹,斗虬龙”,少年立复国壮志	(1)
第二节 谈科考,兴“心学”,青年辟槐堂书屋	(5)
第三节 会鹅湖,访南康,壮年去四方游学	(8)
第四节 开山林,建精舍,中年创象山书院	(15)
第五节 治荆门,重教化,晚年修郡县学校	(19)
第二章 陆学之承接	(23)
第一节 陆学与大程	(23)
第二节 陆学之前茅	(37)
第三节 陆学与禅宗	(52)
第四节 陆学与道家	(61)
第三章 教育本体论	(75)
第一节 道塞宇宙 理塞宇宙	(77)
第二节 道(理)之自然特质	(88)
第三节 道(理)之认知特质	(92)
第四节 天道而人道——教育本体之导出	(100)
第四章 心性论和教育目的论	(115)
第一节 心即理	(116)
第二节 蔽理溺心——教育之必要性	(131)

第三节	理之易简心之“思”——教育之可能性·····	(148)
第四节	教育目的论·····	(155)
第五章	教育方法论·····	(166)
第一节	以尊德性御道问学——教育方法之根本宗旨 ·····	(168)
第二节	易简工夫——教育方法之基本原则·····	(175)
第三节	辨志立志——教育方法之一·····	(186)
第四节	改过迁善——教育方法之二·····	(202)
第五节	学当知本——教育方法之三·····	(216)
第六节	优游读书——教育方法之四·····	(229)
第七节	师友相辅——教育方法之五·····	(248)
第八节	剥落减担——教育方法之六·····	(257)
第九节	不陷事中与顿悟——教育方法之七·····	(264)
第六章	陆九渊教育思想之评价·····	(275)
第一节	陆九渊教育思想之基本结构·····	(275)
第二节	教育本体论之评价·····	(284)
第三节	心性论和教育目的论之评价·····	(288)
第四节	教育方法论之评价·····	(296)
第五节	结束语——从陆学之命运看陆学之实质·····	(307)
附录一	《陆九渊集》诸篇目写作年代考辨·····	(311)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363)

第一章 生平和教育实践活动

第一节 “驱虎豹、斗虬龙”，少年立复国壮志

“从来胆大胸膈宽，虎豹亿万虬龙千，从头收拾一口吞。有时此辈未妥帖，哮吼大嚼无毫全。朝饮渤海水，暮宿昆仑巅，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①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读了这首虎虎有生气的诗，没有不生振奋之情的。壮丽的景象，磅礴的气势；开扩的胸襟，奔放的激情；驱虎豹、斗虬龙、不屈不挠、气吞山河的壮志，就在此诗中透露出来。

这首诗是南宋时期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作的。这是他少年时立志的宣言，也是他一生精神、气魄、人格的写照。

这个少年姓陆，名九渊，字子静，号存斋，后又号象山。他后来成为南宋时期新辟门径、独树一帜，与朱熹齐名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死于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3年）。江南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他比朱熹小9岁，比朱熹早死7年。

陆九渊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八世祖陆希声曾为唐昭宗相。五代末，他的六世祖陆德迁携家避乱，始迁居金

^① 《少时作》，《陆九渊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下凡引同书只注篇名、卷次。

溪,到他出生时,居金溪已有 200 年的历史了。这时家族经济已逐渐衰落,占有田地不多,主要依靠经营药肆的收入和塾馆的束脩来维持家庭的生计。陆九渊曾这样叙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陆氏徙金溪,年余二百,……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仰药寮以生。伯兄总家务,仲兄治药寮,公(指三兄)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馈补其不足。”^①从陆九渊的高祖以下,都没有人仕做官的。可见陆族经过五代、北宋的政权变迁,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也同时下降了。这对于陆九渊后来注意对民情的体察,以及对南宋苛政的不满,有深刻的影响。他曾揭露过“猾吏豪家,相为表里,根盘节错,为民蠹贼”^②的现象,主张“检吏奸而宽民力”^③,进行某些社会改革。他反对大地主保守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④的谬论,赞扬王安石的变法。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陆九渊的父亲名贺,字道乡,是一个重视封建家教的人,喜欢研究儒学典籍,注重考察古人修身治家的仪节,并见之于行事,曾被授为宣教郎。陆九渊兄弟共 6 人,除二兄九叙(字子仪)经营药铺供给家用外,其余都是读书应试、讲学著书,而知名于世的。也就是说,他们诸兄弟多曾从事于教育工作,且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兄弟自相师友,一门雍睦,怡怡济济于一庭,为乡里羡慕。长兄九思(字子强),曾与乡举,后封从政郎。三兄九皋(字子昭),中年与过乡举,并设家塾授徒,晚年也曾做过小官,自名所居为“庸斋”,人称他为庸斋先生。四兄九韶(字子美),性情恬淡,喜爱讲学,对《太极图说》曾表示怀疑,并首先予以否认。九韶讲学的地方名梭山,

① 《陆修职墓表》,卷二十八。

② 《与杨守》,卷九。

③ 《与陈倅》,卷七。

④ 《语录上》,卷三十五。

自号梭山居士。五兄九龄(字子寿),生而颖悟,学识渊博,不曾乡举,后以国学上舍生毕业,始登进士第,一生未做大官,仅以教授终身,自号所居为“复斋”,人称为复斋先生。《宋元学案》中,除有《象山学案》外,还有《梭山复斋学案》。九渊受九韶、九龄的影响不少,后人称他们三人的学问为“江西三陆”,形成了江西陆学的独特风格。清人全祖望说:“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①也有人把九龄、九渊称为“江西二陆”,“以比河南二程”^②。由此可见,九渊的学术、教育思想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陆九渊幼时可能属超常儿童,爱思考问题并富有怀疑精神,有一股不弄明白誓不罢休的劲头。传说他4岁时,随父行,“遇事物必致问。一日,忽问天地何所穷际”。其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其父“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终在。”传说他8岁时,“读《论语·学而》即疑有子三章。”到13岁时,终于得出了“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的结论。“又卯角时,闻人诵伊川(程颐)语,云:‘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孟之言不类?’”少年时的陆九渊竟对程颐学说发生怀疑。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櫺,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③一个10来岁的孩子竟能如此深思好问,不迷信权威旧说,实在是很难得的。陆九渊后来之所以敢于轻视程颐,对抗朱熹,独树一帜,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是与他从小养成的善于深思、勇于探索的精神分不开的。

陆九渊13岁时,“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

① 《梭山复斋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七。

② 《年谱》,卷三十六

③ 《年谱》,卷三十六。

穷之中者也。’乃援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①由于他自幼“一见便有疑，一疑便有觉”，从4岁时深思“天地何所穷际”，到13岁时省悟宇宙无穷，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

陆九渊16岁时，“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间事，乃剪去指爪，学弓马。”即剪掉作为士大夫的特殊风尚的修长的指甲，脱掉阔袖长裙的儒服，日日挟弓跨马学习骑射。他说：“吾人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②这时正当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5年），距金人之攻陷汴京，徽钦二帝之被劫持北徙28年，距秦桧所主持签订的称臣纳贡、割河为界的和约13年，人民遭受暴敌的杀戮，文化教育遭受暴敌的摧残，一些朝廷将吏却弃职逃责、降志辱身，一些士大夫却仓皇奔窜、苟且偷生，而16岁的陆九渊竟说出了上述立志习武、以图复仇的话，实非寻常。尽管他是从华夷角度来谈复仇的，未免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然而，反对金统治集团的侵扰，坚决收复失去的故土，确是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他提出复“二圣”之仇，在当时是正确的。他以那些不忧国忧民而优游终日，无所事事之人为可耻。不久，就写出了前面我们引的“驱虎豹、斗虬龙”的诗篇，雄浑和威武，果敢和刚强，表现了他那洒脱的性格和横溢的才气，表达了他少年爱国复仇的雄心壮志。尽管在以后的政治生涯

① 《年谱》卷三十六

② 同上。

中,他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然而他始终不忘“版图未归,仇耻未复”^①,希望朝廷积蓄力量,收复故土。后来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师,他时常访求智勇之士,同他们讲究武事利弊和形势要害,时刻不忘少年时所立的壮志。

第二节 淡科考,兴“心学”,青年辟槐堂书屋

陆家是一个大家族,人口达百人以上。《宋元学案》曾介绍陆家:“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指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韶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②说明陆家宗法家规的教育是严格的。青年时代的陆九渊就深受此种教育。这个家庭曾受到朝廷旌表,孝宗皇帝曾说:“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③

这个家庭一起生活,由年轻人轮流担任仓库的管理人,这对陆九渊亦是个很好的锻炼。陆九渊曾说:“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二年,某适当其职,所学大进,这方是执事敬。”^④这说明陆家重视子弟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的实际锻炼。陆九渊后来强调“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⑤,注重躬行实践,不能不说和他青少

① 《删定官轮对札子》,卷十八。

② 《梭山复斋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七。

③ 《年谱》,卷三十六。

④ 同上。

⑤ 同上。

年时接受的家庭教育有关。

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最大希望是仕宦显达,而科举考场上的成败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对于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读书只是预备考试。然而陆九渊却不同,他对科考十分冷淡。直至24岁那年(1163年),由于父辈的勉促,他才勉强去应乡试。应试的前三个月,他才开始作科场的准备。在历次考试中,他在考卷上只是写出自己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迎合考官的心理。但他初试就以《周礼》中举,捷报到时,他正在九韶家里弹琴,等他弹完一曲,来人报告了喜讯,他听后继续弹曲,然后回家,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

乡试取中后,陆九渊即遭父丧,不能入京会试。按南宋科举制度,乡举不具任何资格,如乡试取中后不能会试,须再赴乡试。过了9年,他33岁时再次参加乡试,以《易经》再中举。第二年试南宫,中选,赐同进士出身。考官为吕祖谦^①,吕读九渊考卷,大加赞赏。后吕对九渊说:“未尝款承足下之教,仅得之传闻,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所以杨简^②赞吕有眼光说:“能识先生之文于数千人之中。”^③

陆九渊登进士第后,“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④。杨简就在这时请教他“如何是本心?”遂拜他为师。同年秋,陆九渊返回故里,“远迹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益盛。”^⑤于是他把家的东偏房——槐堂,辟为讲学的场所。“家之东扁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犹存,乃学徒讲学之地。又堂东有陋室,

①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婺州人,人称“东莱先生”。

②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浙江慈溪人,人称“慈湖先生”。

③ 《象山先生行状》,卷三十三。

④ 《年谱》,卷三十六。

⑤ 《象山先生行状》,卷三十三。

西有高轩，北窗南窗，东有隐室，又曰留轩，西有王渊，又近家之西有茅堂。”^①他中进士后在家候职3年，就在槐堂书屋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他的“心学”教育理论及其“心学”学派，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讲学活动中建立起来的。

在北宋理学的开创中，程颢、程颐兄弟居于重要地位。二程虽都讲天理，有其一致的方面，但对天理的解说却有差别。程颢着重论述“天理”，即万事万物之中的自然趋势，程颐则着重从本体论方面说明“天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源。

陆九渊是赞成程颢的学说，而不赞成程颐的学说的。不过，从程颢的思想到陆九渊的思想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谢良佐与张九成的思想。

陆九渊在槐堂书屋讲学期间，沿着程颢、谢良佐、张九成的思想线索发展，从而确定了他自己思想的基本范畴“本心”及其理论方向。认为“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②“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保养灌溉，此乃为学之门，进德之地。”^③所以他的讲学，主要是“令人求放心”、“谆谆只言辨志”^④。并批评程颐、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教学方法是“艰难支离，迟回不进，则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贼放失，未知所以保养灌溉。”^⑤指出这是“最大害事”^⑥。所有这些，显示出他的槐堂书屋讲学期间的特色。

① 《年谱》，卷三十六。

② 《年谱》卷三十六。

③ 《与舒西美》，卷五。

④ 《年谱》，卷三十六。

⑤ 《与舒西美》，卷五。

⑥ 《与徐子宜》，卷五。

其间,“一时名流踵门问道者常不下百千辈”^①。从《槐堂诸儒学案》看,槐堂弟子颇不少,较著名者 65 人,如傅梦泉(子渊)、邓约礼(文范)、傅子云(季鲁)、陈刚(正己)、俞廷椿(寿翁)、李伯敏(敏求)、詹阜民(子南)、包扬(显道)等等。槐堂弟子中还有年辈长于陆九渊的,如李纁(德章)、朱桴(济道)等。他们簇拥陆九渊的讲席,组成陆九渊“心学”学派的基本队伍。

此外,还有些弟子,如杨简(敬仲)、袁燮(和叔)、舒璘(元质)、沉焕(叔晦)等,出生与活动在浙江甬江流域、四明山麓,故后人称之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他们对“心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陆九渊在槐堂书屋讲学时,不用学规学则约束学生,只鼓励学生轩昂奋发,自己探索。杨简说:“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谓学规者,而诸生善心自兴,容体自庄,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观而化。猗欤盛哉!”^② 这种新颖独特的办学方式,本来已吸引人,加之乡间年辈长于陆九渊的士绅,又率先屈己从师,这就更增强了陆九渊的声望。陆九渊“心学”学派及其教育理论就在这种条件下形成起来。

第三节 会鹅湖,访南康,壮年去四方游学

陆九渊在家乡辟槐堂书屋,讲学三年之后,即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先在地方上任靖安县(今江西南昌县)、崇安县(今福建建瓯县)主簿(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后到中央任国子正(国子监主任教授)及敕令所删定官。与此同时,开始了他的游学活动。

① 《临川县志》,道光三年修,卷四十二下。

② 《象山先生行状》,卷三十三。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陆九渊36岁,授迪功郎、靖安县主簿,这年他拜访了吕祖谦。次年春,吕去福建拜访了朱熹,朱熹放下了正在编写《近思录》的工作,兴致勃勃地陪送他道经江西省铅山县,停留于鹅湖寺。

吕祖谦是婺州金华人,他的学说被称为“婺学”,他的学派称为“金华学派”。“婺学”的特点是“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博杂并带有调和折衷的色彩。当时吕写信给九龄、九渊兄弟,邀约来会,企图调解朱、陆之间的分歧。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的学生朱亨道(泰卿)曾随师参加“鹅湖之会”,朱说:“伯恭(祖谦)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其意甚善。”^①

陆、朱作为儒家思想家,政治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总是自觉地把自已的学说理论和根本目标,同维护封建伦理及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世界观方面,他们也有相同之处,都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但从这个相同出发点跨出第一步后,他们之间就出现了分歧。

陆九渊从发挥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提出“心即理”的结论。他说:“天降衷于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②还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③

朱熹则从佛家吸收了“体用合一”的观点,提出了“性即理”,认为人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得出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是理的体现,人心只是其一。他说:“性者,人物所以得生之理也。”^④又说:“万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体。故仁义礼智之

① 《槐堂诸儒学案·朱亨道传》,《宋元学案》卷七十七。

② 《与冯传之》,卷十三。

③ 《语录上》,卷三十四。

④ 《离娄下》,《孟子集注》卷四。